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四

五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膳錄監生臣聞謚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四

藝文

三十

序三

明

秋崖詩序

孔天胤

代北之山有曰五臺者名山也比於首山萊山為隱僻
焉太史公曰天下之名山八三在蠻夷而五在中國豈
以此為在夷者耶其山大五百里昔文殊觀世棲托此

中歷代寶之漸致緝宇連岡花宮被谷至今為法界之叢林人天之蘭若焉然地高氣寒不植嘉生之物雖有松栢生之其土不肥槁壤所蒸間出芝菌概不足以養生而僧亦罕有其人吾聞山之鉅者其神必靈神之靈者其產必異故不挺異人或呈異物據今幾兩失之吾何以觀之哉聞此中時有金銀氣或寶鏡攝光於雲嵐之阻或金燈放彩於雨雪之宵或見弱翁牽狗老嫗抱兒轉眼又復不見臺盤石上約可建五丈旗及其登也

聚之千人不為多散之百人不為少凡此亦甚奇矣然
所謂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不可得而測
也不可得而測乃所以為山之靈乎鳩摩羅什曰財有
五備福戒博聞辨才深識亦惟仁者能弘其事嗟夫五
不必備苟有一端亦足以表山之靈矣銅殿僧祖印號
秋崖著詩二卷言句之半頗闡宗風乃優鉢之花開來
幾葉菩提之樹秀出一枝言理事之雙彰則地靈人傑
可無據乎持是詩而來者湛空也空上人卓錫此山能

以法力募化十方弘修危刹大啟長廊備百千珍品供
養金像施飽滿香飯令住山貧子遊方大衆皆得如意
用以修贍濟歡喜一大因緣亦此山之奇士也余讀秋
崖詩兼有感於斯人因綴是語於卷石以貽其弟子庶
永鎮山門焉

贈鴻齋喬君令洪洞序

顧憲成

同門思儀喬子成進士之三月天曹以為洪洞尹喬子
端思默念惟恐其不得當也問政於心唐沈子沈子曰

為政在得民得民在因俗非吾所能遙度也子至境而
議之太來徐子曰信其徵在穉明胡子之令荆溪文見
劉子之令崑峰向卿苑子之令陽曲荆溪好以舒其民
固崑峰好以慤其民浮陽曲好以整其民曠夫固其不
齊也介卿劉子曰善哉予從司理氏後得從持斧使者
諦觀諸邑吏治願以此為程仁甫筮子曰洪洞何如忠
甫陳子曰吾聞諸志矣其君子憂深而思遠其小人嗇
而能勤良邑也喬子之往也仍是而已無庸震矣振甫

張子曰不寧惟是是其為邑也迺以黃河倚以太行天下之大觀輻輳耳目喬子故負才喜為詩於是乎高覽遐眺宣其昭曠吾知其翩翩有進也京甫楊子笑曰害於政及卿陳子曰若是則典謨風雅水火矣時克蒼李子觀戶曹政喬子過而語之李子不答與之言錢穀之事喬子曰井井乎進於養矣他日又以語太常懋權魏子魏子不答與之言俎豆之事喬子曰奕奕乎進於教矣於是廷徵史子為惟凝錢子誦之錢子善叅泰來子

善證介卿子善取忠甫子能用實振甫子能用虛京甫
子正而婉及卿子婉而辨李魏二子微而彰仁甫子引
其端廷徵子悉其說灼乎其為人牧者之著蔡也衡卿
金子曰惜不令益夫林子孔昭杜子聞之因謂喬子其
無忘諸同好之言叔時顧子申之曰其無忘錢子之言
喬子曰諾即日單車之洪洞一年而齊二年而變三年
而有成四方聞之以吾二三兄弟之相劇於誼為已悉
矣

司農奏草序

王家屏

司農奏草今太宰疎菴王公為大司徒時所上牘也牘
草留尚書省者諸大夫業勒梓署中相與畫一守之矣
乃者督府鄭公按臺黃公謂茲財賦令甲也宜副在有
司則屬憲副許君銓次其篇刻之幕府刻成某竊有感
於大臣經國之猷云昔馬遷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
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至願執鞭欣慕之夫管晏傳霸主
以顯其操術置筴卑卑無他奇而馬遷心獨善其言豈

非以其能調適利權導主於節儉為足多耶然稱為富國則可耳烏睹經國之大計哉周公之理泉法也斂之以九賦節之以九式又有職內職歲掌其出入之會品式既具上下率循而不渝若周公者乃所謂經國者也踈菴公領大司徒職四載所上計無慮數百牘自官府內外百司以及軍國之大費斂散出入犂然有程絲髮不得增損其謀謨規設非即周公之用心耶顧周公創制未有其經始難而公救法於已弊之後持論尤不易

也夫法常始乎振卒乎弛財常始乎裕卒乎匱以嘉隆
帑藏較出入於國初不啻昔裕而今匱已公承其弊深
惟羸縮之原乃取祖宗朝故實日檢覈之則喟然嘆曰
嘻今天下豈誠乏財耶顧不以贍國而以惠姦奈何欲
財無訕也夫租課積負則豪貴人宿猾為之蠹也故議
督逋徵之而不集則有司漫令也故議責成集而不登
於公廩則奏留者多而蠲貸數也故議蠲賑登而不及
於額則侵牟冒沒者衆也故議輸輓額既具矣而用猶

詘則宣索不時請乞非望諸冗饒冗費靡之也故議上
供議浮濫凡此皆下不麗於民上不領於度支所謂出
入非其額者耳公撙撻其端而次第條覈之奪百數十
年上下已嚮之利悉歸之國進而告猶無隱衰退而率
其屬無貳命豪強之氣阻羣小之竇塞譬之導水然遏
其狂奔橫決之患而故道乃可復也其持議不亦難乎
然自公議行而經制遂定異時權宜一切補苴目前之
計並格不行故賦不必益而國用饒利孔不開而庾廩

有陳陳之積然後乃知大臣經國之猷其操術精而收效博固如此也第令馬遷生當其世聆公議論視管晏所稱詎足比述而亦豈止於執鞭欣慕之哉蓋公既以歸省故還大司徒政不歲餘而天子重其望特起公太宰公方持衡以佐上進退賢不肖諸情窳病官騷屑病法者咸擯而不得受事是公始為國立法而今為法擇人夫得人而公之法乃益飭國家太平之業乃益宏也是用書之以告有位

王文端尺牘叙

韓 壙

王文端公尺牘凡八卷既成刻矣先是嗣人兩中書君
裒彙全帙次第授梓奏疏詩文各為題辭而至是以尺
牘徵叙言壙得以受而卒業焉此於公集中一體也而
未始不可以闕公夫尺牘之為用也廣矣交知往來緘
題酬答如第駢聯以絢麗藻纖妙以襲清裁施之於慶
頌謝請契濶寒暄間即十吏遞供百函競發可騁才人
之致為之而至事關要重機判危安質問疑衷稟仰成

畫窾言靡得而與焉故夫書記辭命之流也粹兼長以
應對而後幸無失辭而欲以操觚之頃得算於心而奏
成於手庸幾乎公之書牘其啟狀儷體非不采溢瓊璣
響諧宮徵而情以緯物質有其文其它書奏揆事抒衷
端言覈論愀悰畢露而文辭爛然而又有異焉者公自
官史局蚤負物望四方之士延慕聲光書題殷湊每得
一赫蹏奉為駟壁比躋揆席迨秉政機諸方隅握重之
臣時以軍國大計取決廟謨而公晨趨密閣擬渙汗之

絲言夕發郵筒授機宜之石畫諸如封疆備禦之堅瑕
夷虜情形之勁弱戰歎聲實之先後以至漕河疏塞之
急緩水田開墾之拂順鹽筴鼓鑄之壅通莫不燭照幾
先符合事後默持一是而潛醞紛疑銖分不失也公為
文不屬藁其啟奏報章據案占答斤削不加而辭旨具
足非識畧裕於中藏而倉皇以之批導能乎哉昔人論
文貴切世用公之制作其鴻篇偉構用以颶謨潤猷者
固自有在乃至經國之先籌救時之秘畧不出尺幅而

緒餘概見則是編也不必弦次集中即以之孤行於世可也曠以鄉邦後進未得望見門牆而於公立朝大節儀世高徽慕嚮之私不能獨後里居每得公文輒肅衣冠讀之諸箋答名言亦時得之臚聞如其自叙有云入告退言一心一口又云內不敢求知於宦官宮妾外不敢得罪於賢士大夫又如以虛心觀理專而有漸為諫諍之宜以功可相成不必自我為柄事之宜以進身安靜門徑遠迹為始仕之宜嘗意斯言定能垂世而茲以

參之全牘非經濟之緒言即裋修之箴誨不以竿牘視
而以典訓求無之而非可誦可法者也有志之士曠代
得師而況邦之哲人典刑非遠象賢競爽詔我師摹讀
其文想見其人未贊一辭仰止而已抑晉之先大夫不
有望九原而知所與歸者乎睠三立之前修闕一斑而
自淑固上願也託姓字於簡端附聲施以永世則猶其
次焉者矣萬曆丁巳歲孟春穀旦

蕩平倭寇序

皇甫冲

夫天下變生於倉卒亂起於頃臾制變定亂之君子非有忠貞之節義禮之勇機權之智鮮克能濟吳浙東邊於海日本諸倭賓貢所途有無貿遷巨猾乾沒以徼一旦而亡命於刑徒科謫於鹽筴者咸徃歸之沿習之久漳鄣之間日多故矣有司不能治嘗設巡臺以兵鎮肅之晏安無何廢罷旋及壬子之春臺寧肇亂不即剪薙釀以張大今年秋寇渠飭勵徒黨挾以倭奴狃於黃巖之勝蔑視我蘇松乘風漂泊直犯太倉火其郭殘之破

新城入上海圍嘉定不克大蹂臯落襲金山而穴於四
圍久安之世兵火勃興我民不戒死者萬計村社為墟
撫臣按臣擇將於守臣林公舉郡丞任公焉三公曰俞
僉謀咸協乃專檄授之時寇兵甚勁諸路之師雲集而
無橫草之功人咸為公危之公不避其難慷慨受命馬
首遂東乃以書戒其子曰吾仗國威靈行當殄寇事有
不然臣死忠子死孝妻死節盡斯可矣毋吾憂也率師
三百直趨太倉公以民不知兵士非素撫率之以誠結

之以恩激之以義作之以勇教之以挑搏擊刺之法偏
伍距覆之方人人感奮不日而練饑渴與俱勞佚與并
至於四圍引兵嘗之公恐失士而先登士懼失公而爭
進斬首數級為拒而還寇踵而追之矢麗公衣刃及馬
尾義士遮公挺鬪而死公氣愈厲手射二酋奪其屍而
歸設榼具木身臨哭之此士之所以奮義以捐生懷思
而忘死者也明日再戰公曰吾知其所為矣易兵而進
遂走之追之金山解其圍敗於合墩破於竹寨俘於新

塲戰於黃浦公為覆以待之寇至遇覆乃奔蹂於碧華
橋溺死者無算公亦墮焉踊躍而登衣血淋漓猶鼓兵
乘之於是倭寇相戒毋犯任公望旗旄而倒戈聞唾欬
而迴撓矣軍於吳淞江上寇猶獍狔聯三舶而進見公
壘驚曰此任公兵也不戰而走公追之陰沙焚其三舶
獲其一寇失舟行淖是以大敗我師箕張翼舒夾川陸
而驅之海若效靈飛廉奉順助我大攻斷其歸路時公
病疽裹瘡而進燿焉於是矢無虛發戈不空揮殘寇無

歸再至再殪師徒奮怒擒其酋剗其肌而哺之後有寇者芟夷之餘不復能孽徒授首耳雖未解甲而師動凱歌之歡民復有生之樂全賦郡於方中揚天聲於徼外公之功大矣偉矣然公之所以成其功者戒子之書忠貞之節也不避於難禮義之勇也訓戰之畧機權之智也節以立志勇以行之智以成之雖定天下安社稷可也蓋公小試於茲乎海道既清三城咸奠公師將班蘇之人士扶老携幼筐元黃榼食漿悉往迎之懽忻鼓舞

不介而孚夫論功考德維帝念之爰錫五等維民報之
厥祀百世於公何忝哉冲等既不及陳圖借筋為公贊
畫又不能荷戈負弩從公周旋得安迹於毫管之間遊
心於編集之內食公之賜侈矣乃相率而謀曰述豐功
著不二紀成事昭無窮冲等之執事也廢而不舉惡用
其為士耶於是效吉甫作詩之旨竊班生銘石之私聊
叙蕪談用伸快覩云爾

送曾銑巡撫山西序

楊博

山西舊晉魏地太行環其左黃河匯其右稱雄鎮焉迤
北雖隣寇止在偏保河曲之間寧武鴈門以有雲中外
屏烽燧罕至太原之人至有垂白未見寇騎者其他可
知矣歲癸巳雲中逆卒構變以賄結寇寇始有輕我之
心已亥八月遂入興嵐辛丑七月入交城壬寅六月入
澤潞入靈石戎馬之跡幾於踐太行薄中州矣晉之氓
歲歲輸力給邊邊人不惟不為之所反嫁禍焉可嘆哉
可嘆哉廼甲辰正月山西撫臺澶淵李公以病歸天子

若曰冀方毒荼朕心靡寧昨歲雖晏然武不可弛撫臣
朕之所倚其慎擇其人以往於是朝議共舉我山東撫
臺維揚曾公天子見其名曰是嘗平遼亂者朕知其人
遂報曰可山東諸大夫聞之齋咨不寧諸父老聞涕洟
相告真有東人無歸我公無悲我心之意提學副使蒲
坂楊博時方至歷下廼謂諸大夫曰公等何以大夫曰
自公蒞止持大體敷大信且首以虛心延納為務故吾
儕得以畢力罄愚不忝厥職公今行將如之何博曰頻

年寇入山西山東大震公等理戎馬之務日不暇給公
令至山西寇氣必奪公等從此得以燕息受公之賜多
矣豈直公等將天下受其賜焉又謂諸父老曰若等何
以父老曰我公蒞止崇墉掄材練卒蓄餉靡思不到比
年以來寇雖憑陵山西我等小人恃有公得以無恐公
令行其將疇依博曰今天下之事莫重於邊防邊防之
患莫重於山西山西安則山東山東安則天下安公
雖去山東若等猶在公幘幪若等固不知也於是大夫

父老咸欣然相慶曰休矣哉聖天子知人之哲也大矣
哉我公之克壯其猷也博廼言曰今夫吏於其土者怠
若事殘若民民惟恐其去之不速公令長樂則閭閻安
業按遼左則大難削平撫山東則列郡寧謐是故閩人
戴之而不忘遼人思之而不得東人留之而不釋晉人
望之如大旱之於時雨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公將
行大巡莆田鄭公首歌出車之詩藩臬諸君從而和之
公聞之曰諸公之言過矣過矣雖然予敢不對揚天子

之休命

白雲巢集序

張銓

余丙午之秋與客游霍山廣勝寺寺在峰頂萬松中其
下一泉清冷沁人可鑑鬚髮泉外有亭翼然修竹蔭映
蔓草蒙茸內遺文斷碣幾盈四壁總之發抒性靈曲盡
山川之致惟西隅一石更屬賞心詢之為少鶴山人詩
山人家姑射山讀書譚道隱采弗仕遂同客物色之戒
期相晤則一病癯丈人也見其首與几齊足不及地俛

仰頗不類常人客不覺胡盧而笑余解之曰昔子高見齊王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短陋民不敬答曰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臣嘗行臨淄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有德無德故也王於是以管穆為臨淄宰且自昔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貢短葉公子高微小短瘠然白公

之亂也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以山人之抱奇蘊藻諷詠先王搜羅墳典倘綰尺一之符必有可見者山人掉臂不顧也嘗觀廣延國人長二尺陀移國人長三尺焦僥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螻蛄國人如螻蛄手撮之滿手得二十枚海鵠國人長七寸行如飛百物不敢犯惟遇鵠吞之在鵠腹中不死壽三百歲今以山人方之不魁然一大物哉坐客為之鼓掌因出其筭中之秘縱觀之大都近情而離深僻

經雅而脫凡庸朗逸而渺閒遠飛動而剗輕浮會景寫
神自成局韻駸駸乎大雅矣不然徒以皮相則九尺四
寸之曹交果優於晏趙諸子否也祇貽賣柑者之誚耳

條麓堂稿序

馮琦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日
月辰象燦焉中天而晝夜相禪璣衡相錯以播四氣以
齊七政以成歲功天下畢仰焉然一元之摩盪二氣之
綢繆固無意乎為文而文者也無為而無不為布之成

象運之成化文章孰大乎是吾師鳳磐先生由詞林踐
揆席垂竹素光旂常業已不朽迺余今而獲窺先生之
大也先生有集曰條麓堂稿大都以撫世酬物而作然
先生所以化成天下此可觀也余上下載籍自古名公
鉅賢經大猷鋪鴻業其彌綸黼黻之槩未嘗不炳靈於
文采是故披洪範知經世之器綜九術睹治國之畧覽
牧民山高見撥亂之幹省治安天人占王霸之具根柢
槃深枝葉峻茂苻采相映不可誣也先生結綬而陞文

陞其遐搜極討則天祿石渠典籍之府也其橐筆起草則承明金馬著作之庭也其蔚發而為文雖飛沉殊體商角異操而會事切理引繩執獲一切各極其致豈非意司契而為匠詞程才以効伎不期文而文者哉蓋先生先後入叅政本宇宙在手山龍火彝資其斧藻品流倫類資其錯綜六府三事八風七律資其秩序而節宣泰階玉符山陬海澨資其揭昏旦而耀光明先生之化成天下殆所謂文明以止者歟其他鋪張潤色可畧

而言也嗟乎立功立言兩者分途而文章政事岐也久矣姑以唐諸公徵焉燕許之豐蔚韓柳之奇古其於文藝號稱大方然皆以文為文耳宣公以奏議流聲衛公以會昌表錄試與前諸公徵較品流則吾不知孰勝然言之而行行之而效成於其身筆於其手八紘馳驟於思緒萬幾出沒於毫端庶幾以政事為文章者歟以方先生斯其合矣在賁之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明庶政而終之以上九曰白賁无咎夫火文之炎也山下文之

含也明庶政文之成也而白賁文之質也昔孔子筮卦
得賁而愀然易容曰吾思夫質素焉夫賁於事者伐賁
於言者華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先生以內閣之菁華發
揮皇王之道而時以緒餘彙成一家言故其文樸茂而
不競粉澤隱約而不繡鞶帨投節赴響較然足明其志
而披文相質又泊然各止其域觀其用心亦有追渾噩
而挽浮靡之思焉夫五采相紕不離太素百家騰躍終
入環中然則先生之化成天下殆未可涯涘量也是集

也夫非墳索之苑囿而制作之驪淵歟余於是而窺先生之大也

山海經序

蔣一葵

山海經係宇內窮荒圖籍景純語怪專信物德徵語常專信理逞嘉靖丁酉刻於河汾歲久漫泐會今萬厯丁酉董誼翁座師權稅吳關間出舊編命訂魯亥重付剞劂括其大凡並言信而有徵匪它稗官野史埒也

漢前將軍關公祠志序

焦竑

古之舍生取義殉為神明者多矣而漢前將軍關公最著公廟祀徧天下山陬海澨罔不庀飭而在解梁最著祠自元胡琦志之先後凡幾修矣今大京兆趙公與公同郡人少即嚴事公宦轍所至必以志自隨每有見聞應時改定其用意甚勤頃涖金陵一見出此本令相參較并屬余為序余固辭弗獲廼稍稍增損而緒正之分為九卷已定可繕寫漢末羣雄奮爭惟利是視士不幸生其間能以義自立者鮮矣公獨能識帝胄於草茅之

中委身事之顛跌撼頓如水之崎嶇委曲歷萬折而未嘗不東也嗚呼難已當是時曹操以鬼域之奸亦信公大節有凜然不可奪者權與公為仇雖智能害公而於其死不難以侯禮葬之此非精忠血誠有以深服兩人之心而折其氣不能也嘗竊謂公之一死稍明大義者或可勉為至於自始至終不以死生利害為秋毫顧慮則公蓋篤於道者而史臣但稱公以萬人敵為世虎臣淺之乎知公矣公少出入兵間性嗜左氏春秋故其勇

烈忠信即能挺然自樹動軌於義公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以照萬方心在人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公之晰義如此五代王彥章嘗稱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言較公何啻土苴而持此猶能為世忠臣況如公者其較然與日月爭光復何疑哉公之赫赫不係志之有無蓋人之向往不足者非志無以寄也拜公祠而識其面目無不勃勃感動况讀是編而詳公之本末與世所以尊事之者即奸邪媚嫉之夫有不踧然

泚潁而易慮吾不信也夫世之知慕公者衆京兆公獨能追其遺烈嚴而志之以風示來世京兆公於是不可及已

潞州貞烈倡和序

王雲鳳

我國家百四五十一年矣治化浹洽民物繁富海宇熙熙干戈不用然文驕武惰上慢下頽罔念人窮惟事貪黷閭閻之下怨咨相聞於是梟黠之徒呼羣嘯朋竊弄弓矢自知釜魚延喘糜爛必至大肆淫克以快目前所過

之地公私一空而猶以擄掠婦女為急庸將怯卒逡途避之凡再踰年厥勢益熾正德六年五月六日自青兗彰德西上太行至潞州之西火鎮居民走匿山林賊散兵搜索驅婦女數百人有趙氏女賊擁致上馬女曰我良家子死則死誓不受辱則投地如是者三賊見其美不肯殺脅之刃女舉止自若罵賊求死賊怒矢落其一目罵愈厲斷其左臂而死程氏者焦相妻賊牽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程曰吾有夫寧就死不汝從也遂仆地

不起賊強拽之程仰面臂著地曳半里許膚肉綻裂血流滿道罵賊不從賊殺之袁氏女年十六歲與程同為賊獲見程氏死亦不肯行賊好言慰誘之罵而不從被殺平氏者王川妻賊迫之行見路傍一井謂同行婦女曰吾志得以遂矣抱幼女投井而死嗟乎近世士大夫習於阿諛軟熟以詭隨污合為通才一遇秉正守介之士指為怪異不祥之物靡焉成風莫或自振虧閑爽操廉耻衰微豈意窮鄉下邑閨閣弱質乃有知節義為美

而挺然各行其志不與衆同若四女者哉是時賊中從
來婦女不啻四五百人皆金珠錯落羅綺熒煌揚鞭笑
語畧無覲顏所驅數百人者亦俛首莫敢出一語四女
平日非有姆傳教訓之素世家薰染之風一旦事起倉
卒獨能却足於羣趨共赴之時塞耳於飴言甘語之誘
閉目於腥刀血鏑之威必求一死之為安非其天資高
潔確有定守安能偶爾而為之或以慷慨從容之難易
為議而不察所遇之事勢緩急不同則若王蠋稽紹諸

賢卒然捐生者皆將可貶必如豫讓之屢求殺襄文山之三載留燕然後為貴凡史傳所載拒賊遇害婦女皆不得與年老守節之嫠比矣豈理也哉賊自西火南抵趙城北旋至遼州歷州縣十餘自五月初六日至六月四日出境未及一月四女之外不從賊而死者尚有二十八人自賊起山東已二年往來三四千里之地全節婦女耳中寥寥何三晉婦女之多賢也西火百家之鄉乃有四女之死何潞州婦女之多賢四女之死皆卓卓

可書而趙女程氏其事猶偉袁女年幼亦能處於死生之際嗟乎雖大丈夫臨難又何以加之初賊既去州人致仕宿州吏目仇時濟書其事以授其弟藩藩儀賓時茂商於儀賓牛廷瑞宿以德票廷佩郝宗魯白於部使者而疏聞焉吾觀今戚畹之家惟以撞鐘伐鼓沉酣歌舞為務而時茂五君者乃留意於扶名教勵風俗之事其志最高遠矣時濟去官家居實倡首焉潞之士風如此則其多賢婦女豈無自哉旌命既下五君作詩詠其

事聞者和之積為巨帙將捐俸刻以傳而徵序於予嗟乎四女之死有關於綱常之大五君之舉實為國家風化之助故為書之以待他日史氏之採錄時茂名森廷瑞名麟以德名政廷佩名璫宗魯名賢時濟名楫

八分存古書序

古書之存於今惟篆頗具六書法惟八分頗具篆法古以竹木書篆故其畫鉤圓勁直至東毛為筆則有點畫波法之勢矣以筆書而篆意多者為八分言去篆畫二

分存八分也八分又變而篆意泯焉不存則其字最簡
且易矣今之真書是也蓋古者列國分治或秦舊章天
子考文之典稍廢則字體之紛更日趨省捷勢所必至
予思以書同文為當時之盛則書文之不同古有之矣
秦并天下一文字以字畫之最簡易者書於徒隸簿書
以取捷疾故謂之隸以其輔助篆書而行故又謂之佐
至魏鍾繇始為楷法一點一畫皆有法式故又謂之楷
又謂之真其曰真書則對行草而言也大抵鳥跡蝌蚪

既莫可考則書莫古於篆而八分去篆不遠久乃趨於隸然皆以漸而成非一人所能為也或因漢石經八分為蔡邕所書乃以八分為邕作秦獄吏程邈掌徒隸之事乃以隸為邈作蓋邕善八分邈善隸耳若邕一人自為八分而書之石經人之覩之必茫然莫辨邈自為隸而當秦多事之際遂以用之天下秦雖强暴安能使有司奉行者驟識之皆瞽說也酈道元水經曰臨淄有人發古塚棺前隱起為隸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

唯三字是古餘同今字此先程邈四百餘年則隸果非
始於邈矣然宋初以前八分之為八分隸之為真未嘗
誤故李昉等作太平御覽書部八分之下繼以隸隸之
下繼以草書而無真書以隸即真也至中葉始以八分
為隸婁機遂以漢碑三百九韻類其字附以魏碑名曰
漢隸字源洪适又作隸釋隸續二書至今傳訛罔克是
正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
皆不用三小篆印璽旗幡所用四曰八分石經碑碣所

用五曰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今觀漢魏碑碣往
徃皆八分唐亦有之則石經碑碣所用為八分而非隸
明矣以隸為典籍文疏所用則隸之為真而非指八分
為隸亦明矣且鍾王歐顏皆善真書而史傳及諸家之
論皆稱其善隸唐張廷珪韓擇木所書正如今所謂隸
者而廷珪傳則曰善八分書杜甫李潮歌於擇木亦以
八分稱之則八分之為八分隸之為真亦明矣八分本
謂篆畫八分真畫二分若淳於長夏承碑懿其據善等

字是也唐以來書者頗施稜角異於真書而不能具篆
之八分則失其名義矣近世好古之士往往學篆學八
分然古之宮室器皿衣服飲食之制皆不宜於今居今
之世而獨用古字亦有不必然者但今之真書承二王
之後又俗媚於漢魏人所書朱子厭之乃學曹操表篆
也八分也亦好古者所不廢而篆非用力之久不能通
余以為學者頗學八分亦足免俗提學陝西遂令諸生
集古碑刻以韻類之名曰八分存古其不備者則附以

已意然必考之古人之跡不敢杜撰也

賀晉溪王公璽書獎勞序

劉龍

少傅晉溪王公日自司徒拜司馬於時四方多事警報
日聞朝廷務以神武戡定征戍轉輸之勞未息也命下
朝野胥慶曰休哉其見邊境寧謐生民息肩相與優游
於太平域乎公自歷郎署即有盛名回翔中外餘三十
年天下延頸思朝夕柄用立見功業之成其愜於輿論
固有自哉既被簡用即毅然以天下為已任凡事關機

要決策發謀不遺餘力山川險易戎敵出沒之情諸鎮
強弱虛實狀一一如指諸掌文臣自總制至兵備武臣
自節鉞至偏裨率因材受寄度地處人悉惟其當移符
調度遥授方畧動中肯綮又以賞罰鼓舞之功罪毋或
僭差故夫發縱指示及爪牙宣力之臣奔走效用無敢
後先雖蠻獠為寇自遠時發旋就撲滅捷報旁午皇上
深用寵嘉晉官錄廢加以優賚為未已璽書獎勵兩至
其第若曰朕惟本兵之地奉行天討掃除亂畧以正邦

國厥任非輕惟其人乃克有濟國家承平日久武備寢弛寇盜竊發顧以姑息養患滋深頃者閩廣諸省用兵屢捷罪人既得邊境晏然惟卿幹運樞機算無遺策申嚴戒令一掃近時玩愒之弊用能成功以康四海允副眷懷卿其益篤忠貞式弘邦正升斯世于大猷予一人永有攸賴於是士大夫榮之賀者相踵公瞿然謝曰是惟宗社之靈皇上懋昭聖武暨諸臣圖報之力吾庸乎哉龍以為天之眷人國家必生卓偉不羣之才遺之用

人君必峻禮殊遇特示優崇非私之也正以其世不易
得所賴股肱王室翊鴻業於無疆有足重耳自古稱治
者未有不由乎此紀傳所載鏗鉤震蕩至於今不泯其
可一二數哉公遭際聖明職司九伐精神折衝風驅雷
動妖孽蕩平易於振落古之名臣殆無以專美待之異
數固其所也自今觀之公年方耳順筋力之強福履之
厚愛出常格天實生之天實相之為我宗社計尤為較
然是知公之事業建於將來者其可以涯涘窺耶將編

之乎史冊勒之乎鼎彝播之乎管絃流芳振響永永無
極與天下後世共之不止一時獎諭而已是乃闕氣運
之隆係徵祥之應生民慶幸實在於此豈直吾晉陽人
物光哉鄉人稱賀觴公乃放古作者為詩俾歌而侑之
詩曰皇帝受命撫有方夏帷幄運機仰成司馬太行降
神足生偉人典邦之政式綏兆民遐方逆徒蠢爾為孽
自絕於天在在草竊搃我邊陲攻我城邑釀患有年惟
事姑息帝怒赫然爰宿儒曾是弗問吾民何辜公曰

天討職茲梗化厥罪既盈法不可赦督彼諸臣允文允武謀深如淵勇勁如虎師徒所指烝烝皇皇太山之卵車轍之螳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蔡人吾人曾是忍棄男歸而耕女歸而織謳歌載塗再見天日捷書屢至帝欣曰都疇哉尸此司馬之謨公拜稽首天子神聖武功告成邊臣用命既懋其賞亦懋其官璽書示獎兩至彌難公佐我皇維德與威內則天保外則采薇四方既同維民之福橐我干戈武不可黷嗟嗟我鄉唐虞之墟不有

臯夔紀於詩書公生其後千載一轍願保終始追我前哲

貞烈倡和詩後序

貞烈倡和者何詠潞女之賢也何賢乎潞女女之德莫大於貞且烈焉否則雖容華之麗製紉之工不可以為女潞女貞烈故為時所賢賢之斯詠之也潞女之貞烈者何遇大盜之逼仗節死義不使辱及其身所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也非貞且烈者能如是乎潞女死於大

盜者為誰辛未之歲盜起齊魯鼓行而西無慮數千直抵潞境西火鎮劫掠財物搜獵婦女莫敢誰何四女傑然出乎其間投馬大罵剔目斷臂而死者趙氏女也仆地被拽膚裂血流道路朱殷罵而被殺者焦相妻程氏也不受甘言之誘怒目大罵與程同殺者袁氏女也被驅遇井自謂得死所抱幼女投死者王川妻平氏也死為人所甚惡四女就戮如飴所惡有甚於死者以見則定以守則堅其貞烈誠可嘉已潞女所以有是德者何

關乎地也太行雄亘千古與天為黨峻拔奇偉有俯瞰
海宇之勢人生其間者尚氣節重名檢不為依阿萎靡
態而帷薄之嚴無間貴賤其風俗之厚舊矣四女之貞
烈不亦宜乎嗚呼為臣死忠為女死烈古今之大閑也
當是時潞之士有王佐者尹西平抗賊守城力盡被執
憤罵不屈甘受分裂天下聞而壯之有士為忠臣有女
為烈女潞產之良一至此哉西平為王臣事易上達贈
官錄蔭恤典亦既腆矣四女民家之微其得與西平並

著者何潞多良也若致仕吏目仇君時濟儀賓仇君時
茂牛君廷瑞栗君廷珮郝君宗魯皆郡之良質美好學
行義相尚一掃戚畹富貴之習謂四女之節卓卓與史
傳所紀者無愧不可使遂泯也白於撫按憲臣而上其
事於是有貞烈之旌而四女為不死矣五君雅能詩復
詩以詠之和者彙至帙成付梓示節義當獎出於秉彝
之同者有不能已也其為風化之助豈淺淺哉益以見
潞之士習之美而山川秀氣鍾於人者果不誣也予固

郡人於諸君之舉有契焉者以是書於末簡

四書說意序

曹于汴

聖賢之書聖賢之言也聖賢之言發於聖賢之意聖賢之意動於聖賢之心有其心則知其意有其意則知其言知其言則能說之說之者說其意也說其意者以意逆之也不以意逆而徒揣摩其言而已終不可肖今天下士人其於四書蓋童而說之矣然至白首或不達其意吾無其意安窺其意吾無其心意從何來李放桃花

其可得乎稷卨東任先生著四書說意非孔孟曾思之意洞然詳盡何以臻此余未睹其人而聞其行清貞端謹年且望九而不倦於勤跬步必繩諸義可以識其心矣不失其無意之初也不失其同聖賢之初也以聖賢之心說聖賢之意與自說其意何殊烏得不了了讀是說者勿徒以說視之亦以意逆之吾之意與先生之意投乃與聖賢之意投而先生說聖賢之意者吾亦可了了然在能有其心有其心斯能有其意李放桃花之謂

何心水也意波也江海波池沼波洪纖懸異有固然者
吁嗟心學可不講哉正心盡心養心存心四書顧不諄
諄哉

常評事集序

南大吉

夫物有至壽而不朽焉者其道乎文者道之華也道不
朽故文亦不朽是故道者天地之始羣物之祖也天地
其闔闢乎羣物其生死乎而道則常運而不息是故海
水之為漚也有聚散而海惟悠悠焉爾矣故曰晝夜者

死生之道也是故人受天命之中以生也其道同唯夫
氣之萃也有清濁物之蔽也有淺深譬如水之清而穢
諸塗譬如鏡之明而蝕諸垢聖人者洞然而至清廓然
而至明與道爲一者也故其文與日月明與天地並焉
衆之去聖雖殊也苟反於道則其歸也一而已矣是故
伊傅顏孟之徒奮乎千世之上而神采精英至今繹然
其弗滅也唯夫人生也弗知夫同蔽也弗知夫反是故
剛柔判善惡出矣剛善者氣多豪邁柔善者氣多肅雍

而惡者始相遠也是故其氣豪者其志慷以慨故其詞多洋洋焉其氣邁者其志壯以烈故其詞多恍恍焉其氣肅者其志狷以介故其詞多泠泠焉其氣雍者其志冲以紆故其詞多颯颯焉夫此類也視聖人之文弗如也然皆可以麗世而垂耀不朽也已矣是故晉產如常樓居子者彼所謂豪邁之士也是故其幼也達能文而好古其出而為評事也方在弱冠而獨超然俯視一世故其所為鬱若層宮殷若神鍾而莫可窺也是故賈讒

樓居子則乃託意朋酒既又放形洞靈之墟以自免焉
故其所為穆若元穹洞若幽壑而莫可窮也是故徵毀
樓居子則又就移壽判禦冠而報期捐軀故其所為奮
若雷霆矯若翔龍而莫可攀也是故取媚樓居子則又
歸卧榼山之陽養晦以自適焉故其所為穆若鈞天悠
若雲門而莫可挹也是故起憐樓居子則又飄飄如也
驚驚如也得年才三十又四而乃又遽爾已矣噫天何
奪我樓居子之速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

不足畏也已夫以樓居子之才而又方在壯年使其不
死反身而求道以蹈焉則其所就當繼六經而傳奚翅
凌騷駕選已乎噫天何奪我樓居子之速也樓居子既
沒之三年會稽太守南瑞泉子者北遊而南放於平陽
太守王玉溪子者遲而與之遊乃出所收樓居子之集
而示之瑞泉子覽而嘆曰惜哉其可悼也已矣哉吾不
復見樓居子清廟遺音黃鍾頽響猶幸得見是集焉則
是亦可傳也於是校而歸之玉溪子玉溪子乃遂刻之

而樓居子之沒也始不朽矣樓居子名倫字明卿沁人
玉溪子名溱字公濟開人瑞泉子名大吉字元善渭人
三子者同舉辛未進士而瑞泉子之與樓居子者友也
又自夫齠幼者也玉溪子初亦為沁水令故知樓居子
者莫二子若也使其不死豈止是邪孔子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嗚呼其真可惜也其真可悼也已矣瑞泉子曰
予校樓居子詩得古詩四言三首五言二十首七言十
又九首律詩五言十又四首七言十又一首排律五言

七首絕句五言十又二首七言十又五首凡百又二首
夫所謂樓居者託仙人好樓居之意以自況也故集中
有仙人好樓居篇樓居子之出也初為大理評事故曰
常評事集云嘉靖戊子夏六月癸亥日

送郡太守潞南李公考最序

茅坤

近代以來二千石之治以最聞者大較出於材指者多
而由于學問者少何者古之士務學問學問明而出
而入官者特深厚澤之根乎其心順時適俗之達乎其

政而其所以怛然入乎民之深易世而不解者以此也
後之學問既散逸而其綰印綬從吏也不三四年輒遷
徙以去非急于材指相高不得以自表見衆用耳則飾
聲衆用目則飾色故兩漢而下其最著者若東郡潁川
南陽渤海之屬徃徃以其材指之所及而垂之竹帛或
以溉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擊盜治獄書斯固吏治之
班班可考者乃若孔氏之徒單父者流間嘗按之絕無
他可表見以自遺乎世而其風流文物歷千數百年而

俎豆之不衰特彈琴不下堂焉耳嗟乎以此推之則聖
門之所務者固在此而未始在彼也抑可見矣湖郡太
守李公晉人也晉之士多慷慨自喜而公之至也方其
始下車而使民相與望之溫然有君子之容蓋以學問
而移乎風土也及其臨政也他郡之以海上羽檄書馳
而騷然兵革者衆矣公一切擯去之獨以愷悌樂只之
德與郡之吏民相搔撫而摩切殆未嘗如彼南陽潁川
之屬求所謂可驚可愕之政者以炫吏民之耳與目而

吏民之入而聽政於公也亦若醉醇醴而神解以去而亦無所謂可驚可愕以播之於口指畫之於里巷者然而無問識與不識相與呼之曰子產者衆人之母也郡之學士大夫以及輿廝優隸之賤甚且戴白之老杖几山谷數十年不識郡庭者皆是也嗚呼公非向之所謂怛然入於民之深或易數世而俎豆之不置者乎豈今之吏大都彼各務以其材指相矜而公獨採孔門單父之遺以揖讓其間者乎公且滿三載以考最行予聞漢

二千石以最聞則天子為之賜璽書黃金而表為列卿
今國家故事亦間有行之者不知今之執政所上者其
能不以彼而以此如予所論否而執政者其又能以予
之言移而聞之天子否乎二漳氏曰李公名敏德嘉靖
庚子十鳳之一也與栗公永祿任公環皆以蘇州別駕
署崑山悉著循況見歸震川文集三公同榜同鄉其厚
自樹立如此豈與名鳳而實鶚者等哉嗚呼盛矣

贈栗僉憲序

聖王之治天下譬如醫者之治疾也苟可以治人則雖
溪壑之毛蠶海之螺產於窮山絕徼鳥言卉服之域猶
採而煮之而況鍾乳烏喙出於中土與閭里之間者乎
未聞以誤醫者嘗殺人而概阻遺之者也予覽觀太祖
採三代之誼錯封同姓之國自臨淄遼代以西涉太行
雲中南出汝漢長沙豫章以接蜀徼叔伯昆弟冠帶之
國半天下又監漢諸侯王為世世子孫患故名川大陂
租賦之壤不以封不得與政事列朝請或頗疑舜為天

子封象有庠使吏治其國者為象不仁也殷之微子比干周之號叔周公旦與夫毛衛之事上古近姑不論即漢劉德歆向父子唐李德裕宋趙鼎汝愚之徒其出入將相書之史冊者歷歷可覩予故間讀魏陳思王所為求自試表每於今累歎而泣也然按國家以來深懲博謀世世無恙中葉以後則又稍變諸王輔導官屬亦不許轉徙妃嬪以下暨縣主之子系支庶並不得通籍朝署竊謂同姓骨肉至親之臣也假令諸輔導官屬與戚

畹之子系支庶有如漢周昌賈誼董仲舒鄒陽枚叔王吉張敞及馮野王父子兄弟之徒出乎其間而苟以法廢之何異產之中土閭里間者活人之材卒因誤醫者嘗殺人而槩阻遺之也乎且自古以來記籍所載同姓之國為患者唯漢為甚漢之患在諸侯强大擅山煮海得自置官屬治租賦為孽非由輔導官屬得轉徙與戚畹子系支庶入奉朝請然也又孰意邇來諸王國間以驕不奉法有司不能制或由諸官屬與戚畹之家左右

無狀使變今之制中外一體令如誼吉鄒枚之屬為參乘與出入兔苑其間安知不如向時涕泣而諍且死於其職者予故數發憤思欲效萬一之議於主上特未會便令予觀上黨栗公慷慨多大畧有古豪雋者風每自許使遭際漢武皇帝當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予壯而察之似亦無異斯非世之所慕鍾乳烏喙之材乎顧由母夫人為桂平縣主舉進士第坐國家故事出守城州已而累二十年今始疏為陝西僉事人士或

幸公遲而獲用而予獨憐公之才異等恐猶不及盡用於時也雖然西北頻多虜寇吾鄉總督曾公方草河套之議公脫能展素所蓄抱為拓土河朔聖天子方拔士如轉圜集議如流水安知無訟功者出而建議於時務增損故事於以盡公之才者乎其有與無不可必惟公慎自勗以俟吾知鍾乳烏喙之必不遺於世也

送喬太常序

李夢陽

元年春天子肇祀天地既合羣神於南郊乃復遣使祠

天下名山大川暨古帝王宗室王墓告始也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是也自山以西其鎮曰霍瀆曰河海曰西海帝曰媧曰湯宗室王曰晉曰代曰瀋則吾友太常少卿喬君徃侍祠建節行蓋道并陘沂太行並蒲坂反于太原北抵鴈門雲中歷數月乃還徃反蓋數十千里按祀典王祀四望天子始踐位祀之巡狩至其方則又祀之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至漢宣帝令使者持節侍祠於是近臣始攝天子祀事而輿帛載御祝與

百神抗禮矣祀之義有三一曰尊神二曰尚賢三曰展親夫晉代潘所謂文之昭也媯湯古之神聖人也河海霍望也於是時將天子精意能靡所弗享非太常所有事邪太常掌百神之祀素行無醜於神明又晉之山川所生也夫三者備矣非太常享而孰享邪是故孔子曰我祭則受福言有本也山西連年凶赤野千里黍稷不植牲牢黷瘠百神之典將有所不給今天子踐始遣俊臣徃修裡事如是而復雨暘愆期甘澤弗降神曰失職

賢曰助慝親曰悖德夫山川鬼神豈若是極乎子行矣
予於是望之矣

國朝

張子潛詩序

陳廷敬

余年弱冠在翰林是時故司寇東谷白公在位以耆儒
長德賓接後進研鑽文學余摳衣捧手侍公相見促數
公每稱吾邦邑之賢以相淬礪余蓋始知陽城有詩人
張子潛其人云公嘗語余子潛初困阨鬻豆腐於市中

無書籍筆札從鄰人借得書流觀掩卷不更尋誦若夙
生所記手畫心溫精魂奔會當其得意茅店孤燈蟻輪
馬磨蹢躅行吟甕牖堵牆歌聲出金石市兒俗子莫不
烘笑已而又言老人愛其門前芝草鹿麋田之句故別
字之曰麋田後五年余休沐而歸求觀其詩如登海估
之舶如入五都之市珠璣犀貝無有不具姑以其所為
業推類而喻之如玉和之露而澹旨圓潔也如蘭肴珍
饌齊和華錯而氣馨色腴崑山之脯玄圃之藟讓其濡

潤豐美也迨求其人而迢乎遼乎不可即也後二十年
餘余倦游而歸子潛擔簦負笈見余於樊川之上而詩
愈益工蓋不以余之離流世故思雜風塵而猶謂其可
比於知言之數也乃子潛歸而經涉旬月袖其新詩盈
卷自名曰喜見吟者過以眎余余受簡疾讀分陰移晷
膝席絮語歎其法備味永芳外惠中有如曩昔至所云
喜見者非他人則余也夫余也何足以當之往者曹郎
鄭君見黃公黎洲而悅之名其集曰寒村見黃蘗自叙

陳後山年三十有一見黃豫州盡棄其學而學焉寒村
子見梨洲亦年三十有一遂以見黃自名其集黃公遺
老宿儒唱道於浙東寒村子之以名其文也非直以其
文之謂也余白首廢學而子潛亦華顛窮老方負其雋
辭麗句以見余為喜誠出而交游天下之士如黃公其
人者見其所未見其所為喜當益有進焉雖然余嘉其
志不以為媿而樂道之為喜見吟序

五經稿第一集自序

范鄩昂

越千年招雕蟲夫說愷北僕呼繕那以過日用旁分許
有石一說視張王季莊同予為赤駁之濯貝不親之載
從家嚴受毛詩安祈有暇對靈威丈人十七日天承之
文玉藍石鍾山二通頻娑鮮乏先生父徵辟公號朱昂
裴休並肆予質多耶遂及甲申澤中有火朱利草茁印
度晦逸羣修青改計予愛予寶之四淬妃回氏長離麗
農其所在之外有平泉七十枝斯三夜之火不變不晏
不雅明年乙酉入秋闈或亡天培大黃參小櫓蜚弧不

歸手無俚意烏人嘻鬼嘻黃帝之岳齊身焉問子乙而
史甲之越犬吠吼黃雀颺母捉之不律薄蹠素心貫行
分蠟摧暝如是七易無條祝餘萬年君子相載福之資
至辛卯秋慮無不重喬注於丁寧得耳呦呦醜臻臻云
爾時一日增我三千公而篋中積膾世川氣浮光嚶嚶
莫豸盱衡樹立人縣土炭乃縱薄薄遽脂公車銅人鐵
距皇克相羊於煙楮之納被暨金門賦罷自以三篋出
之著作郎百烏不常以魏武洛陽乎天下文章跳上獅

子頭耳我人白衣斯須昭昭畧畧若而出奇當是居尸
鄉北山千百皆字不能不至吳山此集出比屠蘇此海
之表宜辨其為酒也草也屋也冠也服匿之蛇願世眼
目牆上幸也

唐宋間列國錄序

衛 嵩

唐宋之間朱子所謂無統之世也國各有史雖梁唐晉
漢周為大國然不容特以勢言而不折之以義也自宋
祖命薛居正作五代史而歐陽公又私為之蓋有不滿

於薛史者乎惟不為韓曄眼立傳為闕如而侃然論馮
道之為人實足繫千秋名教然亦以五代稱猶有勢之
見存焉迨司馬公奉命修資治通鑑摘取一國之號以
紀年以為便於記事耳然既非大統終難系屬綱目出
於甲子下分注列國之年義綦精哉而不無可折衷者
朱溫賊也當時晉岐淮南西川猶稱天祐天復溫為友
珪所殺此與安史皆見屠於其子者何異况國亦隨亡
此豈足據諸國之上而接唐統者乎且南唐固非唐裔

不得比於漢之昭烈隱帝遇害世祖紹統無正於此者
而以郭周繼漢擠北漢於劉鋹孟昶之間不幾晦千古
之大義乎綱目凡例謂大國紀年小國紀元未免徒據
其一時之勢而以宋受周禪為介介耳蒿不敏輒敢以
五代之說為有宋作史之誤而非百世不易之定論也
今但名之曰唐宋間列國而紀年以建國為先後必閏
稱藩於晉南唐奉周正朔貶號江南然後序晉周于宋
下也庶有當乎至於紀事不過錄其興廢始末及圖其

譜系已耳若夫其詳則有本史洎通鑑綱目在未敢多贅焉或者謂自唐昭宣遣使奉冊寶於溫歷唐晉漢周而及乎宋其餘雖建國而寶不在焉以是為相傳之次第嗚呼曹操之篡也而寶在魏然不得不以昭烈為正統晉之南渡也而寶在漢趙至詆晉為白板天子然不得不以正統予東晉若是者何也義也何獨於唐宋間列國而淆之耶夫義之所在雖薛歐馬朱之編有不可盡信者故敢附孔子竊取之義而為說如此或者又謂

繼恩繼元皆孝和假子以偽亂真不足繼漢則將應之
曰唐明宗周世宗非乎且以牛易馬未聞以是而抑東
晉况漢之建國也前乎周及其亡也後乎周者凡再世
而威其故臣也夫安得於北漢乎獨少之惟其義不惟
其勢則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蓋有不足較者朱子嘗曰
如本朝必以併河東為正統至哉言乎而徐氏乃以當
時之勢度之謂六國不足以敵秦吳陳不足以敵晉隋
河東不足以敵宋且引蘇氏之說而明朱子語為一時

問答云然於春秋之義果有當乎此蒿終不敢信薛歐馬朱諸編而竊附孔子之意也

張同雲先生閑存齋集序

振古文章之盛莫先於吾晉曾南豐謂二典三謨亦臯夔輩人所作是已而禹貢一篇載錫元圭告成功之事當在帝舜攝政時孔子刪定以冠夏書之編聖人復起無以易之矣班孟堅溝洫志備錄之未敢增減一字良有以也然則陶唐虞夏之文非吾晉孰與歸乎三代而

下西漢之文首推史記而太史公龍門人也耕牧河山
之陽本紀世家表傳諸書為百代作史者楷法吾晉文
章可知已先生生於晉之聞喜庭訓諄切長公鄉會試
皆占高魁由翰苑為部郎出守西粵之平樂迎養郡齋
及載賦歸來解裝出其所著予得之而卒業焉不過先
生餘技之一癢者耳曾不足以見其才學之大凡而析
義精確運筆雄矯蓋不離乎吾晉之文也昔聞之以文
章著者晉之著作佐郎郭景純氏洞林蒼雅方言至今

不刊晉豐二公功烈爛矣而文章不少槩見豈滄桑屢
變而遂失其傳與抑承學者之亡也先生幼出于明少
司馬袁袁山先生之門與於直指誣劾之獄由是氣益
竒文益肆晚而應膺歲薦自以頌白之老耻為五斗米
折腰嚮鄉里小兒輒拂衣去之其含英咀華雖不敢謂
上窺姚姒之涯涘而未嘗見其絕吟停披于百家六藝
之編斯崇也嘗我以九鼎之一臠雋永若是使盡出其
所弄藏其厭飫人心而果其枵腹也可勝道哉其斯為

吾晉之文章也乎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五

藝文

三十
四

題跋

銘

箴

疏引

唐

張中丞傳後敘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
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傳頗詳密然尚
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

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上授之柄而處其下
無所疑忌竟與巡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
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
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
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
無虻蚍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
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
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

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媿
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
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
詬遠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
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
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
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
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

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常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

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坐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靼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

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
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
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嘗在圍中籍大厯
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得臨渙
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
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甚久謂嵩曰
未熟乎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因誦嵩所讀書

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

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
初死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
嵩將詣州訟理為其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
則作者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
此耶愚觀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既
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功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

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勅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挾於天地之垠物狀具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為適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具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

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宋

書魏賈逵碑後

歐陽修

右魏賈逵碑魏志逵傳云逵為絳邑長為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為將怒逵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援

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畧云援捕得達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因於壺關土窖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與魏志不同而此碑但云為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事如傳所載不獨達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達生死亦可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達與絳人德義碑不應畧而不著頗疑陳壽作傳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著魏書達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為正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書

題方山李長者故居

張商英

予元祐戊辰奉使河東行太原屬縣訪方山瞻李長者
像至則荒茅蔽嶺數十里前後無人烟有古破殿屋三
間長者堂三間村僧一名丐食於縣未嘗在山予於破
竹經架中得長者修行決疑論四卷十元六相論一卷
十二緣生論一卷梵夾如新從此遂頓悟華嚴宗旨邑
人以予知其長者也相與勸勉擇集賢嶺下改建今昭

化院予去彼三十年有住持僧宗悟來言方山非昔日
方山也松柏林木高大盛茂不植而生皆應古記又於
長者造論處發見龕臺以磚石甃砌前建軒閣古迹歷
然僧徒粥飢不求於外游人庶士不絕於道相公開基
始悟亡先師願得相公隻字以為法門之光予曰汝持
戒人也必不妄語可自記其實以傳後人政和戊戌十
月望日題付宗悟

書狄武襄事

蘇軾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詠諂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為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白樂天集後

蘇轍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庠惕然有瘴暵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垂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為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為從

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
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
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舉士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
端而不倚非有附麗者也蓋世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
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
年而沒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
天每閒冷衰病發於詠歎輒以公卿投荒僂死不獲其
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覈

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
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
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為辨之圓覺經云
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即墮
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
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靜
矣如此乃為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慧自生定慧圓滿而
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于六根而兩不
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
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即能障
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縛故
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皆所謂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八
漸偈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寄子瞻兄

元

梁公祈雨靈應記跋

楊天澤

僕濫叨恩命來蒞茲邑視事之初遍謁境內靈祠至超山應潤廟觀舊碑刻知其封額所自父老有言今侍御梁公亦嘗禱雨獲應惜未有紀於是歸而訪諸耆艾有安文美相里德者云教諭張君唐臣已為之紀亟命工刊石於以表應潤神之靈於以彰侍御公之美而又以勵來者於無窮焉至元二十九年五月日

元遺山先生超山題名跋

溫仁甫

大德六禩壬寅薤宿前一日謁講主標月老人經留二
宿登臨觀覽奇峯削壁林木豐茂東壁見遺山先生筆
跡又源祠有景氣清淑平泉遠樹之歎先生常作詞云
一笑青山頂未受二毛侵於此可見賢人之心不以利
名拘其身仁智樂其樂也刻諸石以紀其末

明

題郝伯常帛書後

宋 濂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

窮海蒙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
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郝文忠
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尺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
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欲告即
位定和議於宋妙簡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
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
留儀徵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
人之罪時公在儀徵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以九

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
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
總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
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
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為中
統也十二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為安豐教授王時中
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獲見
馬遂奏於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庫楚集賢大學

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
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祭文淵李源道
鄧文淵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
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
武牧羶澤中武因獲還此蓋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
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鴈乃遠離繒繳而以公書
至汴其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會公北歸故獲者不以聞
不然則是書之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

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鴈之歎遂興師伐宋皆好事
傳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在也濂修元史既錄詩入公
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鴈果傳書云

跋帝堯碑

歸有光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
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即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
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而帝王
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寰宇

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曰虛無山城家記云堯
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寰宇志
又云納于大麓大麓在昭慶即今之鉅鹿酈道元水經
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
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
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
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
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

有陵川集今亦不存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錄之云

薛文清公行實錄纂跋

曹于汴

文清夫子吾明之大儒也產於吾鄉若此其甚近也然論其世而師友之者則亦鮮矣夫子學聖人而未嘗不欲人之共學不學夫子是自外於聖人之學也聖人也自外於聖是自外於人也而可乎稷竹東任公纂著夫子之行實成錄將授剗厠氏公之人人欲人人學夫子也學夫子者學聖人也學聖人者人其人也志願不

偉哉吁嗟茲錄出而吾鄉之文清夫子接踵矣是公之大造吾鄉以迨天下後世也

書知非語

絳李子命其所著曰知非語伯玉五十知非淵明亦曰覺今是而昨非顧是非何常之有由賜之所是顏閔之所非由賜之所非顏閔之所是夷惠之所是孔子之所非夷惠之所非孔子之所是君子孜孜進學月有異焉月之是非異也歲不同焉歲之是非不同也日新者日

知其非也日日新者日日知非也日日知非者日日知也譬鏡之照未磨時一妍媸既磨時一妍媸磨之又磨又一妍媸

題薛文清公像

文清先生臨終題詩云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通字未完而絕先生學問所得在此生平讀書為此尚論先王之學者以此學先生者當如此

國朝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

魏禧

予嘗推古今奏議漢賈誼鼂錯宋李忠定明王文成為
第一及再讀歐陽文忠奏則又未嘗不反覆流連而不
能已公為人正直和平遇事敢言特其措置之方天下
大畧大計不能與四公比而政事之闕失人之賢不肖
則知必言言必盡而其言直切而婉至反覆而不窮其
移人之性情入人之深為前古奏議所未有吾則所特
不滿公者在論色拯狄青二事極劾去二三司使而已

居其位於形迹不無嫌疑然拯豈貪美官敗人以自成者公亦當出一二言為拯回護何至謂其不知廉恥壞國家之紀法以重詆賢者而推致其罪乎至論狄青則又甚青立大功為當世名將公既多鄙夷不屑之辭而小心謹慎朝野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心為不可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決是顯然以青為叵測也至采身應圖識宅有火光無稽之訛言以聳動主上而又引朱泚以為證其

後又因水災並建皇嗣極言噫幸其君為仁廟耳使遇漢景宣唐肅德則公一言殺青而有餘而青滅族之禍固已不旋踵矣而其間則仍為一二護青之語操縱出入之間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詆以中人於深禍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為險狠陰猾若古小人害君子之術而又工焉者蓋莫甚於此也宋武功最衰當時將帥未有賢於青者藉令青功大謗興主上危疑公為侍從尚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啟君臣之釁哉然則公

皆不當言歟曰言之可也所以立言非也然則如何曰
言極也但當曰極劾去三司使而已居其位雖非出極
初心然極宜避嫌辭位以自白朝廷亦宜授極他官以
全其名節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言青也但當曰
青功大而賢甚得軍心浮議沸騰雖青萬無他志然不
宜久掌機密滋讒慝之口朝廷宜授青外藩以保全其
功名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嗚呼公正直和平之
君子如此等類豈君子所宜出吾深惜此為公盛德累

而疑公之未必純出於君子也公為後世所信服未有
非之者吾懼夫誤後世之為君子不擇言而自陷於小
人故特表而出之或曰宋乘五代後如郭威藝祖黃袍
加身之事庸或有之公忠愛不得不言不知杯酒釋兵
之後將帥不能為大惡者已百有餘年而顧於青之賢
將為已甚之言以危之乎或又曰青武人典機密列為
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狼戾如此噫信斯言也則甚
矣

跋曹月川先生遺集

孫奇逢

儒之統何昉乎堯舜湯文儒而在上者也孔顏思孟儒而在下者也治統道統原不容分而為二自分而二之始專以儒統歸孔子顏曾思孟尚矣周程張朱繼之獨此九人者為傳道之人其餘學術醇粹有宋而後諸儒輩出續有訓述微分正閏雖深造各有自得而世代未遠羣言未定天地生民之命何敢以一人輕進退焉余不敏幼而讀書得良友切劘頗知究心儒業自董江都

以至鹿江村得五十餘人彙成帙標曰理學宗傳復慮其遺也又得胡安定崔後渠共二十餘人為宗傳考以俟後之君子品隲而次第之近得靖修先生太極圖通書西銘述解洞徹微密直窺道之本源豈尋常學人敢望至夜行燭家規語錄錄粹年譜諸種皆修身明倫保家正俗之要其進修之醇不於其言而於其行可謂體備用達之學固應序列予宗傳錄中按先生嘗司教山右之霍蒲四方從遊者幾千人賢者服其德不肖者服

其化陳建通紀曰本朝武功首劉誠意理學肇曹靖修
薛子文清極稱靖修得元公之學篤信好古距邪閑正
今文清配享孔廟炳如日星先生之言行竟散佚無傳
余甚惜之然皎月在天片雲難翳明珠在水海若難私
余固知先生之文必出也丁酉秋澠令天弓張君以有
事秋闈視余夏峯余正輯中州人物考以先生居理學
之首天弓曰邑無賢豪地方之羞也有之而不彰守土
者之責也明年搜其遺文八種刻成問弁語於予且述

與大參雲程崔公興學重儒之意此固先生之靈爽有以啓之河洛之間斯文丕變此集之出其有賴乎

書曹月川先生傳後

濂溪之太極橫渠之西銘實三代以下庖犧也然後世知元公者鮮紹興乾道間屢以二程夫子請配孔子之廟而祀于學宮皆不及元公至有疑無極之說出自老子訟言排之噫可謂文之厄矣若訂頑砭愚上推極於乾父坤母下推極於戲言戲動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

天下莫能破深哉誰其知之月川子於太極圖說暨西
銘大都以朱子為依歸獨辨戾一則所以効忠于考亭
者良工心獨苦不知者謂與紫陽為難則豈知大道無
我之公哉

絳帖平跋

朱彞尊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予搜訪四十年始抄得
之僅存六卷爾記在都下於孫侍郎耳伯所獲觀宋搨
絳帖二冊光彩煥發令人動魄驚心過眼雲烟至今攬

我心也堯章于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為
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
傳為多故於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偽真察及
苗髮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墓甌皆能伐其
皮毛吸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為優抑絳帖摹自
劉次莊著有釋文二卷外有黃庭堅跋一卷榮芑釋文
并說一卷無名子字鑑一卷而今要不可見矣惜哉

唐太宗晉祠碑銘跋

唐太宗自晉祠興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御製
碑文及銘勒石於叔虞祠東隅碑陰列長孫無忌蕭瑀
李勣張亮李道宗楊師道馬周銜名後人覆之以亭而
庸工以字畫上石稍淺遂刻而深之帝嘗自述作書之
法惟求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不意為庸工改鑿而
骨力形勢俱失矣予嘗五至祠下輒摩挲是碑覽古興
懷集少陵野老詩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書於亭
柱富平李因篤子德見而賞其工因遺書與予定交于

其歸也拓銘一本贈之而書其後

唐郭君碑跋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於丙午秋經郭社村
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
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
闕焉其知為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于乾封二年中
有云揮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
宋老生棄馬投塹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為劉弘基所

殺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
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刀者之為郭君
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頌跋

異哉妒神之有頌也神之號不在祀典見于史傳者唐
高宗將幸汾陽宮并州刺史李沖元以道出妒女祠俗
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萬人別開御道知頓
使狄仁傑謂天子行風伯雨師清塵灑道何妒女之害

邪遽令罷後然則妒女有祠其來久矣相傳神介之推
妹也頌之者誰遊擊將軍上柱國李謹也碑于何所今
平定州娘子關也州東有井陘東北有盤石韋澤而斯
關以娘子稱殆因神而名之也立碑之歲大厯十三年
也神之行事不見于春秋內外傳其妒也孰傳道之自
唐以來祈焉而祝史陳廟焉而腰臘祭此謂有其舉之
莫或廢也且夫妒惡德也宜為衆所共惡而神乃以是
致頌此不虞之譽也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妒神之水澹

馬黛色興雲致雨侔造化力頌之辭也吾思古人嗜金石文字者多矣考斯碑未著於錄椎而拓之裝界而藏之古林曹侍郎溶也以八分書其後者布衣秀水朱彝

尊也

歲在彊圉協洽秋八月朔

榆次縣三唐碑跋

去榆次縣三十里趙村有穹碑三中央一通仆地折為二段贈太保李良臣碑也其辭李宗閔撰楊正書立於長慶二年右一通安定郡王李光進碑也其辭令狐楚

撰子李元書立於元和平蔡之後左一通太尉李光顏
碑也其辭李程撰郭虔書立於開成五年良臣本河曲
部落稽阿跌之族襲難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其稱太保
者以子貴贈官光進光顏皆以功蓋天下時人以大小
大夫別之兄弟孝睦載于舊史而碑稱光顏平吳元濟
師旋請于朝葬其兄則史傳所未及又碑書光進為安
定郡王史沒其文吾意碑辭定不誣矣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名碑跋

曲陽縣北嶽廟有唐李克用題名一百二十八字文稱
中和五年二月者即光啓元年攷僖宗以是年二月至
鳳翔三月還京改元之詔猶未下也克用與義成節度
使王處存同破黃巢以功封隴西郡王而盧龍節度使
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處存約共滅之分其地通
鑑載克用遣將康君立救之而碑文則云領蕃漢步騎
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通鑑異又云至三月幽州請就
和斷遂班師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則又史所不及載者

當唐之季藩鎮連兵境上各事爭鬪職方不錄其地朝廷號令所及僅河西山南嶺南劍南十數州上下不交以至於無邦生斯世者其聞見已不能悉真況百世之下寧免傳聞異詞哉惟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風霜兵火之餘可以補舊史之闕此好古之士窮搜于荒厓破冢之間而不憚也克用本武人未嘗以知書名而碑文楷畫端勁詞亦簡質可誦英雄之不可量如是夫嗚呼益以見金石之文為可寶也

晉王墓二碑跋

代州栢林寺東晉王李克用墓斷碑二其一曰唐故左
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文
曰公諱國昌字德興世為隴西沙陀人偉姿容善騎射
蓋克用之父朱邪赤心所謂赤馬將軍火生頭上者也
其一曰唐故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刺史李公神道
之碑文曰公即太保之次子也其名克字僅存餘可識
者有公前躍馬彎弓及徐方等數字按史克用弟四人

次曰克讓為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宿衛京師親仁里第自克用稱兵雲中殺守將段文楚詔捕克讓讓與僕十數騎彎弧躍馬突圍出奔鴈門與碑文合則為克讓無疑但史載克讓守潼關與黃巢兵戰敗匿南山佛寺中為寺僧所殺不言其為代州刺史又得歸葬于代皆不可曉者土人相傳王墓上舊有碑十三今十一已亡其二存者又散埋土中蓋金石之文自歐陽永叔趙明誠後世無篤好之者宜其漫漶不

可辨識如是也當永叔時去五代甚近沙陀世次已不
得詳其為唐家人傳謂太祖四弟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至國昌字德興紀亦遺之是十三碑者永叔亦未之見
更六百年而予乃得覩其二非幸歟惜乎十一碑者不
及見也同里曹先生博采金石有歐陽趙氏之好出二
碑于土摹之搨本俾予審定其字若干遂書其後歸之
晉義成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碑跋

史駙馬匡翰墓在太原縣東北三十里黃陵村墓碑深

陷于地村民語予土不可搨搨之尺則更深尺予強令
搨之以畚去土至一尋龜趺始露驗之則陶學士穀所
撰文也辭多駢儷乃抄撮其大略云天祐中授代州副
使以勞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
改遼州副使兼領九府都督同光初充嵐憲朔等州都
游奕使解職授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遷檢校刑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轉檢校戶部尚書潯州刺史未
幾改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遷侍御彰聖馬軍都指揮

使兼九府都督進檢校司空懷州刺史轉控鶴指揮使
加金紫階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食邑五百戶俄遭內
艱起復授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
員依前充義成軍節度使以天福七年三月薨于鎮詔
贈太保其先後歷官詳矣然史稱其歷鄭州刺史而碑
不書何歟又傳美其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
論不倦碑辭亦云懷鼓篋之心行有餘力蘊飛箱之辨
似不能言不積財而但富藏書不憂家而惟思報國求

諸時彥罕有倫焉則與史傳合矣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里氏東周時即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御史武十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督晉人也金墓在小相里之北繹碑辭與五代史傳略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為可信已

北漢千佛樓碑跋

丙午二月登天龍之山得北漢李暉所為千佛樓碑異焉俾工搨歸裝潢之書其後曰北漢之為國不足當一大郡而王樸以為必死之寇亡最後自周之世宗宋之太祖百戰不能克宜其君臣有過人之才而劉繼元處裏瘡吮血之餘輕役其民命嬖臣范超冶金為佛治不急之務憚身為相臣不能匡正惟事園棊飲酒反撰碑文侈大其事何歟碑稱承鈞為睿宗皇帝繼元為英武

皇帝皆史記所未及劉旻之語張元徽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然則惲之夸大其辭適足以形其陋而已攷繼元之立在宋開寶元年戊辰史稱其即位時改元廣運而碑建於乙亥故其文曰上御宇之八年後書廣運二年歲次乙亥按楊夢申撰劉繼顥神道碑亦稱廣運元年歲次甲戌與是碑合則即位改元之說史未得其詳矣繼元殘忍好殺具書于史然當時諸臣率棄之降宋范超者亦降惟惲至國亡乃降蓋其誅戮

亦所必行無足深罪者嗚呼以蕞爾之地抗百萬之師民爭為之効死其君臣豈真無過人之才者哉若其文格之卑書法之陋攷古之士無譏焉可也

宋太宗書庫碑跋

右宋太宗皇帝書庫碑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御書勒石在太原府壽寧教寺碑為風雨崩剝其半沒土中歲久盡蝕文凡二千餘言僅存數百字其陰石尤泐所可識者有太宗御製文集四十卷又集一十卷怡懷詩一卷

迴文詩一卷逍遙詠一卷至理勤懷篇一卷宋志載御製集一百二十卷蓋統言之也棊勢圖琴譜各二卷蓮花心漏迴文圖若干卷雜書扇子一百三十六柄雜書簇子七百五十三軸按史帝既削平諸國收其圖下詔購遺書于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此崇文書目所自始也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書庫所謂秘閣是也王明清有言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羣書廣其卷

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俾卒老于文字則帝之留意翰墨特出於權謀秘計而非性所好也雖然亡國之臣世主往往輕視之如土芥而重繩之以刀鋸帝獨容之禁侍之列給筆札事纂述謂非世主所難能歟嗚呼是可記也

大同府普恩寺碑跋

右大同普恩寺碑記宋修武郎偕吉州團練使充通問副使婺源朱公弁所作也公以建炎元年十一月奉使

為金人所留迫之事劉豫不可欲易其官不可採策使
之歸復不可其語耶律紹文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
使臣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觀其懷印卧起悲歌慷
慨與漢之蘇武何異非孔子所稱不辱君命者歟記成
於金皇統三年二月實高宗紹興之十三年也于是公
之去國蓋十七年矣題曰江東朱弁而不書官又其上
系以皇統年號論者疑公自貶其詞合乎古君子危行
言遜之義而未得其本也攷公之歸宋在是秋七月記

之作當在和議初成而公臨發之時也彼寺僧者見公
既去不能原公大節所在惟知奉國人之法輒刪去其
官爵增易其紀年無足怪者史載公被留時嘗具酒食
告僚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瘞我
其處表曰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而公碑文
亦曰予築館之三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乃遷于茲寺然
則所謂近郊某寺者殆即普恩寺非邪史又載公以文
字教金之貴人子弟使之就學因得以和好之說進蓋

公之文有不得已而為之者當其時宋諸臣留于金若宇文虛中吳激蔡松年之徒多以文學自命顧寺僧獨以公之言為足重於世亦以見恭敬之不可棄而忠信所行者遠也嗚呼士君子不幸生喪亂之際又不幸以文章為世所重得其文者或不原其志意所在輒更易以就時人之耳目至使大節皎然若朱公者幾無以自白於後世讀普恩寺之碑其亦可感也夫

霍山廟建文元年碑跋

右霍山廟碑建文元年正月壬午祇祭上帝於南郊二月癸亥鴻臚寺序班周教國子監生袁綱奉命以香幣牲醴祭告中鎮勒其文於碑嵌廟西壁上蓋自燕師靖難之後四年之政事悉行革除舊典遺文去之惟恐不盡乃普天之下尚留此一片石存人間世之君子有志於補修惠宗實錄者辭雖不多所宜大書特書布在方策者也

千峯禪院碑勒跋

右澤州盤亭山千峯禪院後唐明宗賜洪密勅蓋明宗
踐位日洪密具表稱賀以此答之曰退避無所愧惡良
多嗚呼五代之季安得聞此長者之言哉歐陽子謂明
宗武君不通文字觀書尾數大字出自親判上有璽曰
書詔新鑄之印可異也

書溫嶠傳後

畢振姬

微嶠無晉士行欲歸者數矣嶠終以義激之不以其子
易其君士行於晉再造嶠實為之嶠後追為母服議定

君臣母子之大倫絕裾以為晉也卓老不學而好論人
又不以事徵之越石方戮力太原無太原乃無母以表
屬嶠勸進母故持之未免陷嶠於不義矣嶠行太原降
賊嶠在太原亦降賊降賊嶠豈終有母子哉越石輕用
箕澹之衆一敗不支太原因是降賊耳此非嶠之去留
所得料而自主也

漢

車銘

馮衍

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車左銘

傅毅

盧氏作車取象璣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
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元覽
於道永思厥中

車右銘

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於我是匡惟賢是師惟
道是式歲闕旅賁內顧自式匪望其度匪愆其則越戒

敦約禮以華國

車後銘

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無或好佚匪
盤於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塞違抑盈以無雖有
三晉歆然若虛

晉

反金人銘

孫楚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

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惟立
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
盜跖為濁夷柳為清鮑肆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
賤滓穢二者言異歸于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
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
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饑時悅廣額
不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无咎乃免誅夷顛
覆厥德可為傷悲期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于言

為蚩是以君子追而改之

太平山銘

孫綽

巍哉太平峻踰華霍秀嶺樊縕奇峯挺嶢上千翠霞下
龍丹壑有士冥遊默往奇托肅形枯林映心幽漠亦既
覲止渙馬融滯懸棟翠微飛宇雲際重巒蹇產迴溪縈
帶被以青松灑以素瀨流風佇芳翔雲停靄

唐

晉祠銘

唐太宗

夫興邦建國資懿親以作輔分珪錫社實茂德之攸居
非親無以隆基非德無以啓化是知功侔分陝奕葉之
慶彌彰道洽留棠傳芳之跡斯在惟神誕靈周室降德
鄧都疏派天潢分枝璇極經仁緯義履順居貞揭日月
以為躬麗高明之質括滄海而為量體弘濶之資德乃
民宗望為國範故能協隆鼎祚贊七百之洪基光啓維
城開一匡之霸業既而古今革運舟壑潛遷雖地盡三
分而餘風未泯世移千祀而遺烈猶存元化曠而無名

神理幽而靡究故歆祠利禱若存若亡濟世匡民如顯
如晦臨汾川而降祉構仁知以棲神金闕九層鄙蓬萊
之已陋玉樓千仞恥崑閬之非奇落月低於桂筵流星
起於珠樹若夫崇山亘峙巨鎮參墟襟帶邊方標臨朔
土懸崖百丈蔽日虧紅絕嶺萬尋橫天聳翠霞無機而
散錦峯非水而開蓮石鏡流輝孤巖宵朗松蘿曳影重
豁晝昏碧霧紫烟鬱古今之色元霜絳雪皎冬夏之光
其施惠也則和風溽露是生油雲膏雨斯起其至仁也

則霓裳鶴蓋息焉飛禽走獸依焉其剛節也則治亂不改其形寒暑莫移其操其大量也則育萬物而不倦資四方而靡窮故以衆美攸歸明祇是宅豈如羅浮之島投嶺南遷舞陽之山移基北轉夫以挺秀之質而無居常之資故知靈岳以標奇託神威而為固加以飛泉涌砌激石分湍縈氛霧而終清有英俊之貞操任方圓以成像體聖賢之屈伸日注不窮類芳猷之無絕年傾不溢同上德之誠盈陰澗懷冰春留冬鏡陽巖引溜冬結

春苔非疏勒之可方豈瀑布之能擬至如濁涇清渭歲
歲同流碧海黃河時時一變夫拈地之紀橫天之源不
能澤其常莫能殊其操信乃茲泉表異帶仙宇而為珍
仰神居之肅清想徽音其如在是以朱輪華轂接軫於
壇衢玉帛豐粢連箱於廟闕絪縕靈氣仰之而彌高昭
晰神光望之而愈肅潛通元化不爽於錙銖感應明徵
有愈於影響惟賢是輔非黍稷之為馨惟德是依豈筐
筐之為惠昔有隋昏季綱紀崩淪四海騰波三光戢耀

先皇襲千齡之徽號膺八百之先期用竭誠心以祈嘉福爰初鞠旅發跡神祠舉風電以長驅籠天池而遐掩一戎大定六合為家雖膺錄受圖彰於天地而克昌洪業實賴神功故知茫茫萬頃必俟雲雨之澤鬼鬼五岳必延塵壤之資雖九歲登年由于播種千尋聳日本藉崇基然而不雨不雲則有淡枯之害非塵非壤則有傾覆之憂雖立本於自然亦成功而假助豈大寶之獨運不資靈福者乎故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所以巡往蹟賽

洪恩臨汾水而濯心仰靈壇而肅志若夫照車十二連
城三五幣帛雲委珍饈山集此乃庸鄙是享恐非明神
所歆正當竭麗水之金勒芳猷於不朽盡荆山之玉鐫
美德於無窮召彼雨師弘茲惠澤命斯風伯揚此清塵
使地祇仰德於金門山靈受化於元闕括九仙而警衛
擁百神以前驅俾洪威振於六幽令譽光於千載豈若
高唐之廟空號朝雲陳倉之祠虛傳夜影式刊芳烈乃
作銘云赫赫宗周明明哲輔誕靈降德承文繼武啓慶

留名翦桐碩土逸翮孤映清飈自舉藩屏維寧邦家攸
序傳暉竹帛降臨汾晉惟德是輔惟賢是順不罰而威
不言而信元化潛流洪恩遐振沉沉清廟肅肅靈壇松
低羽蓋雲掛仙冠霧筵宵碧霞帳晨丹戶花冬桂庭芳
夏蘭代移神久地古林殘泉涌湍縈瀉砌分庭非撓可
濁非澄自清地斜文直澗曲流平翻霞散錦倒日澄明
水開一鏡風激千聲既瞻清潔載想忠貞濯茲塵穢瑩
此心靈猗歟勝地偉哉靈異日月有窮英聲不匱天地

可極神武靡隆萬代千齡芳猷永嗣

宸宸銘

唐德宗

天生蒸人性質元淳嗜欲交馳利害糾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紆紆目不備覩耳難備聞覩之聞之矧又非真事失其源道遠莫親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維何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縱爾欲罔載爾偽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

理無求備事多總集衆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
天下之目為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為謀我謀則智
求賢惟廣辨理惟精逆耳拂心必嘉乃誠順旨苟容亦
察其情斥去奸諛全度忠貞先人立言為代作程諤諤
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亡曷云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
貴伊昔哲王夙夜祇畏馭朽為戒納隍為志神將害盈
天匪假易四海為家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
階罔飾露臺罷構遠竒技淫巧放珍禽異獸敬之慎之

天其永祐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己之慮心
無億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為靡不三思喜怒以節動靜
以時毫釐或差禍福亦隨慢易厥初悔其曷追刑不可
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勢厲階斯起垂旒蔽明黷纘塞耳
含弘光大是亦為美覆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
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丕圖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
物情仰稽典謨作戒斯言寘於坐隅

台衡銘

天列台星垂象於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弼為
衡為鈞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
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
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獻替水必從繩金其作礪帝者
之盛時維陶唐乃聞疇咨側陋明揚洎乎有虞二八騰
芳爰逮伊尹相於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行
謀無不臧君聖臣賢泰運時康漢高既興蕭曹亦彰烈
烈我祖應期而昌剋滅羣兇砥平四方維衛及英啟闢

封疆曰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魏徵忠謇昂昂偉茲衆
材為棟為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興廢係於
時主主之得失資於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為方
伯入為申甫絕維載張闕袞斯補惟德是依惟才是求
人不易知德亦難周傳說版築夷吾射鈎任之不疑千
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鄙何讐追維哲王必賴良弼矧予
不德昧于理術師旅繁起政刑多失邁茲艱屯夙夜祇
慄翊戎戴戎實維勲賢內熙庶績外總十連威武載揚

謀猷日宣長城壓境巨艦濟川同德同心扶危扶顛予
嘉爾誠爾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恥自昔格言慎終
如始功藏鼎彝道冠圖史無俾伊傅克專厥美作鑒勒
銘永世是紀

傅巖銘

呂溫

昔殷高宗恭默思道至誠動天天將報之以說為瑞王
在於寢降神夢中審形旁求實得於此曾不待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脫刑人之衣被公衮之服授受之際君不

疑臣不慙大哉邈乎殷之所以興也若非武丁之心同
乎天地傳說之德通乎神明何感動訢合如此其易厥
後惟文王以兆用太公自漁父而登國師白旄一麾光
定天下抑其鄰敵由茲而遷莫不先顯後幽右賢左德
勒以漢秩束於周行使特達自致之士無聞焉吁可歎
也夫以天驥之才而造父馭之則必翼輕軒凌高衢風
翔雷邁一日千里若制非其人服非其車忘權奇務牽
束挫盛氣頓逸足使遵乎尋常之躅則終歲疾驅望駕

貽而不及矣遇與不遇又何疑哉嗚呼見賢非難知之
難知之非難用之難用之非難特達難君人者誠以特
達為心假無殷宗之夢必自得說不然則雖使咎夔稷
契盡入其庭亦葉公之見龍反疑懼矣况氤氲之中乎
恍惚之際乎貞元九年予自鎬徂洛息駕於虞虢之間
外墟瞰原髣髴其地遠跡雖昧清風若存想說命三篇
幾墜秦火百代之後德音如何乃作銘曰赫赫湯德如
日不滅滔滔商祚如海不竭發祥播氣世祚聖哲國誕

武丁野生傳說始胥靡武丁卽祚德通神交忽夢如
寤若帝導我期於顓素有無之間邂逅相遇宵衣而起
爰得其人貌符心冥如舊君臣飛龍在天山川出雲感
激自致其間無因捨築傅巖脫然鵬升作霖時和奮楫
川程金在吾礪水從吾繩君何言哉殷道中興元愷攀
堯微舜曷階阿衡干湯抱鼎徘徊會合之際厥惟艱哉
何如夢中天授神開惟賢是登道貴時達匪次勿用才
其壅遏高宗得說乃在恍惚揭銘摘光萬古不沒

宋

訓廉銘

宋真宗

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肆彼貪虐與豺虎均肥於其家多瘠吾民縱違於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菑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羣辟是訓是導

訓刑銘

民吾同胞疾痛猶己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

保赤子明謹刑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
大吏滅棄法理逮於郡邑濫用笞箠興聽朕言式克欽
止

德威堂銘

并序

蘇軾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
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朝期
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
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

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昇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

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
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
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於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
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
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
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
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

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於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清安堂銘

并序

劉煥

夫官郡所以庇民祿廩所以養廉凡在食祿者敢忘祇慎况位高身寵祿厚家溫當朝夕思警以圖報稱猶恐

不逮而反貪墨取禍喪身不其惑與君子則不然行則思義不為利回故能保其祿位無終身之憂使後世稱為清白吏以此遺其子孫不亦厚乎清白之與濁固有間矣濁其貪也貪則徇財臨事必私禍惟自召將喪亡之不免如欲求安其何以能也清其廉也廉則寡欲臨事必公內省不疚何憂何懼至夢寐亦安豈有傾危之禍哉噫與其濁富寧為清貧是以古人處心欲清酌貪泉而心不易也大定庚子來守是郡顧公舍中堂顏敝

不聳久矣於是革故鼎新財用皆出於官工役不勞於
民告成之日額以清安非敢遺戒於後人即以自警云
銘曰官有六計為本清廉何常弗思貪墨無厭廉保祿
位貪速禍敗堂名清安以為警戒

國朝

聞過銘

曹續祖

常人有過患不自知忠告善道良友是資世不古處面
諛互欺後言訕笑矢口兒嬉惟讐言訐者洩忿懷私怒罵

切責盡言無遺情似難堪實乃吾師慎毋爭辨諱疾忌
醫入耳警心三反再思無則加勉有則改之

漢

冀州箴

揚雄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表
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隆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
靡沸泣沍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漢興定制改列藩
王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明

謹言箴

薛瑄

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惶
汗而旦或復然殆將漸流於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召愆
汝縱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之全誓
自今始語不妄發保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尚
循故態者當指正於蒼天

慎微箴

眇忽之間其動曰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違是以作易君子觀羸豕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舌其靡及行達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兢焉日嚴乎斯語庶遠悔尤而天理靡虧

菜根箴

桑拱陽

人在兩間參兩天地古今流芳志節先立立志何云咬茲菜根為賢為聖品由斯存溫飽為輕道義為重常變死生厥有定命嗤彼俗子外物役心聲華世味馳逐縈

神自謂從權徇欲無害靡利薰心全品敗壞得意一時
失脚終身枉尋直尺甘作小人爾欲立身菜根咬斷矢
志堅貞努力道岸飯糗茹草土簋土斲神聖為此志氣
清明陋巷簞瓢尼山疏水千載以來孰知斯味藜藿可
採薇蕨可嘗餘芬尚在齒頰猶香斷蘄凝粥冒雨剪韭
道味恒親天真嚼咀萬變弗撓百折弗憂紛華濃郁纖
芥罔留刀鋸鼎鑊學須有主一介必嚴弗與弗取萬鍾
不辨飢渴害心視彼芻豢寧若野芹世味既遠真味乃

出沖然澹然靈根內裕識趣高脫骨力堅凝賢關聖域
追步芳蹤砥柱波流百事可做旋轉經綸揮霍在手一
真為宰觸境自如掀揭事業浮雲太虛不為有為不動
乃動樹立天壤總此定性請貞終始勿愧素心戒哉勉
哉視爾常箴

靜極堂箴

於惟三才均主乎靜太乙常居列星環共品物露生方
儀鎮定人生而靜曰維天性形生神發感物而動百慮

紛雜欲動情勝虧厥靈根全體受病惟聖立極仁義中
正靜而無偏動而順應循理為靜從欲為動物念坐馳
齋居市井欲寡神清虛明運用未發觀復危坐持敬艮
背忘身退藏密證晤對千秋褒彈忠佞萬物靜觀四時
佳興靜以存心天君提柄靜以養氣百體從令靜以研
幾真妄炯炯靜以接物周旋畢中惟靜則虛太空可並
惟靜則明靈臺如鏡動靜交培靜存尤重省事簡緣冥
參性境勿墮頑空勿滋馳騁龍蟄存神螭屈始動斗室

吉祥百靈退聽心逸日休神化可竟可立天心可奠民
命化育流行橐籥在衷主靜立極是謂神聖勗哉幽居
三復當省

金

擇義軍為三等疏

必魯阿魯岱

自去歲初置帥府已按閱本軍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
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屢試而可者父子兄
弟自相救援各顧其家心一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

將互易其處不相諳委矣國家糧儲常患不繼豈容僥
冒其間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勢方殷分別如此彼
居中下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
歸田畝趨時力作徵集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本
府所定無輕變易

明

正士人中履疏

王家屏

服美於人書以為誠衣裳楚楚國風譏焉故大禹惡衣

文王卑服孔子純冕季路緼袍即古帝王聖賢身無加飾豈徒崇道德之潤抑以肅容止之觀服堯則堯服桀則桀胡可苟也邇來世教陵夷士風浮靡巾鞞詭異衣履纖妍丈夫而襲婦女之裝士子而被倡優之飾恥心盡喪雅道淪亡轉相效尤良可痛恨吾里唐虞故壤猶存儉嗇之風燕趙多豪羞作輕佻之態頗知禮而思義不隨俗而習非乃頃衿弁之中間有紕綌之子唐巾京履炫耀街衢鶴氅狐裘翱翔黌序衆方指議而竊笑彼

且覲面而招搖父兄不禁其治遊師友不匡其燕僻任情自恣名檢以之積隳放心莫收學業因而漸廢失後生可畏之勢甘小人下達之歸蕩而無成悔之何及不佞忝托吾黨幸與斯文誠不忍狂簡之靡裁用敢烝髦士而交儆尚其澹泊以明志朴素以裊躬衣錦而存尚絅之心被褐而珍懷玉之守貌思作肅服戒不衷務去泰而去奢毋敗禮而敗度道充為貴將篤實而光輝盛德日新自高明而廣大豈須紛華悅目文繡章身也哉

勉效忠忱庶懲陋習

玉溪引

有序

常倫

玉溪溪似玉也有二義焉溪色玉色溪聲玉聲澶
澗王子公濟德可玉比因取以自稱溪在沁予
沁人也故嘗托琴心以寫其趣其詞曰

紫芝榮晚冥鴻且秋坐盤石兮臨溪流素琴高張神宇
逍遙目波光之粲玉耳瓏璫兮聲幽想像溪仙兮德明
潤而道腴汪汪湯湯激揚徽音振清泠而莫與儔乃宮

商參發角徵雜糅心得手敏景合興符但覺其寫真播
妙於五絃坐忘乎浮世之煩憂願緘此曲於芙蓉之玉
匣將以遺溪仙兮登遠遊

復宿山房校書條約引

王濬初

伏念先少保文端公起自詞林洊登揆席螭頭載筆抽
石室金匱之藏虎觀談經披廣廈細旃之論黼藻而賁
帝制綸綍以渙天言上自郊廟朝廷以及部寺臺省諸
凡謨議總屬文章間遊戲翰墨之娛寫諸琬琰或徵信

記載之體勒彼貞珉其鴻章大篇世共珍為拱壁即單
詞隻字人競寶若碎金詎意歲在龍蛇賦成鵬鳥獲麟
絕筆誰續春秋積蠹殘編空陳日月茂陵遺稿應來漢
詔之求汲冢舊文懼有周書之廢圖壽諸梓以廣其傳
手澤猶存心神為愴窺斑測蠹知膚淺之足羞亥豕魯
魚豈荒迷之能辨敢邀大筆校使成編庶幾在笥之遺
永作藏山之副立言不朽錫類無窮矣所有條約列在
左房

柳柳州文鈔引

茅坤

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州相為羽翼故
此唱彼和譬之噴嘯山谷一呼一應可謂盛已昌黎之
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揚雄者為多而柳州則間出乎
古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
其勁悍沈寥抑亦千年以來曠音也予故讀許京兆蕭
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為掩
卷累欷者久之再覽鈞鋤潭諸記杳然神遊沅湘之上

若將凌虛御風也已奇矣哉予錄書啓三十三首序傳
十七首記二十八首論議辨十四首說贊雜著十八首
碑銘墓碣及誄表狀祭文二十首釐為十二卷按柳州
平淮雅興鏡歌及五七言詩什於諸家中尤擅所長予
校而錄之者特文也故不及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五